



孤岛集

王兴华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孤 岛 集

王兴华 著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 战

封面题字：楼适夷

封面设计：王向群

孤 岛 集

Gu dao ji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新路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6 开本 7.5 印张 130 千字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80557—028—0 / I · 11 定价：2.60 元

上海“孤岛”时期的一曲青春之歌 (代序)

丁 景 唐

近几年来，我因健康关系，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很少执笔作文。三月上旬，我欣幸地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60 周年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不料因劳累而染上感冒。一天晚上，正当我早早休息的时候，电话铃响起，听到远在千里之外哈尔滨传来的王兴华同志那豪爽的嗓音。我们互致问候后，他告诉我，他已将半个世纪前在上海“孤岛”时期写的一些作品编成《孤岛集》，年内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他还谦逊地嘱我写篇序文，说：“你我神交已久，我们都是黄浦江边长大，‘孤岛’时期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走上革命道路，你能不写吗？”是啊，我“能不写吗”？这番话不仅表达出兴华同志的谦逊和真诚，更引起我无限的回忆和思念……

不久，他从哈尔滨寄来一大摞《孤岛集》书稿。我读着读着，我的眼前，逐渐再现了原已淡化了的半个世纪前历史荧屏上“孤岛”时期共同战

斗过的人与事，在耳际响起了抗日救亡乐曲昂扬的旋律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向前进，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一曲曲振奋人心的歌声。

“孤岛”时期对于我们长期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的人来说，是一个熟悉的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区的概念，而对于那些未曾在上海久居过的的中年和老年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未必知悉。读《孤岛集》，我们不妨先从“孤岛”谈起。

所谓上海“孤岛时期”，其时间起讫于抗战初期 1937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直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和它扶植的汪伪政权侵占上海的旧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全部地区；地区相当于苏州河以北的旧时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统治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实际上，原苏州河以北的虹口、杨树浦和西区一带的所谓公共租界，早已在日军占领之下。由于当时英、美、法等国尚未卷入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也有妥协），才形成在这一小片的上海都市中心地区突立于四周被日军包围之中的特殊地区，称之为“孤岛”。江南一带富庶地区被日军侵占后，几十万难胞和许多大中学校相继迁入“孤岛”，各地豪富之家、食租士绅和大

量资金也随之涌入“孤岛”，不少外国冒险家和巨商诸色人等和经济资产也转入“孤岛”，比抗战之前的上海贫富殊悬的对立，形成更为繁华糜烂和饿殍载道的畸形世界，更为强烈尖锐对立的社会种种相。“孤岛”人口剧增，物价高涨，广大人民生活艰难，难胞们的生活更为惨苦不堪。

然而，“孤岛”不孤！

“孤岛”人民和前方将士，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大后方的人民心心相通，血肉相连，我们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即使是在这块四周被敌人分割的土地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地下交通渠道，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与抗日根据地、大后方以及香港（也集中了不少抗日爱国人士和文化战士）互通声气。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地下长城”，输送一批批难民、工人、青年学生和各種专门人才到新四军、到游击区，还组织了上海人民慰问团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还有专门机构运送物资和书刊，支援抗日根据地。活跃于“地下长城”交通线上的战士们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孤岛”是演出一幕幕人民大众英武剧的特殊历史舞台，广大人民在中共江苏省委（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排除租界当局的干扰和日伪的破坏，充分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密切依靠群众，生死与共，广泛地发动

群众运动，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各种抗日爱国群众团体，运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大力开展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文化战线上宣传抗日救亡的书刊、戏剧、歌咏等等，成为鼓舞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精神力量。党领导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革命读物不仅在“孤岛”印行，并且以上海为幅射点，运送到大后方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传播马列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这一辈在“孤岛”成长的人，都从中受到难以忘怀的教育。至今我们还忘不了“孤岛”时期出版的《每日译报》、《译报周刊》、《求知文丛》、《上海周报》、《时论丛刊》、《文献》丛刊以及《鲁迅全集》、《乱弹及其他》、《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战斗中的陕北》和进步文学作品、翻译作品给我们的思想影响。

正是在国际风雷激荡，神圣的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在上述“孤岛”时代背景的召唤下，我们这些受了革命书刊的启蒙教育，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外围组织——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得到培养锻炼成长。虽说我们那时还较幼稚，缺少革命理论的思想武装，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有时

还犯过幼稚病，但我们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有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实际行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这是许多同时代进步青年的共同愿望！

兴华同志在《孤岛集》中有一篇“忆孤岛”的文章，深情地忆念他在上海“孤岛”时期亲身参加学生运动的经历，富有史料价值和感染力。文中，他有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说：

“全市 130 多个大中学校联合起来，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孤岛’青春之歌‘合唱团’——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

我们都是这个“大合唱团”的小小一员。我们之间所说“神交已久”，也就是 1938 年我参加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任区干事时，听说过他和堂弟王麦杆也是“学协”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兴华同志是“学协”另外一个区干事会的成员，后来又选为“学协”的市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详细记叙。但当时，“学协”是江苏省委领导的革命外围组织，它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性，宣传号召是公开的，但组织联系是秘密的。“学协”有党团员，各区干事会也有共产党员具体领导。我与兴华同志不在同一地区工作，没有见过面。我们的区干事会都有秘密党员带领

工作，我就是经过“学协”工作的锻炼、考察，同年11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以后一直长期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迎接解放。兴华同志也在日军全部侵占上海租界后，于1942年经过党的有关部门的介绍，进入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后入党，经过锻炼、考验，为人民作了许多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待到我们半个世纪以后见面时，都已是双鬓染霜的花甲之年的老人了。

《孤岛集》中有几篇原来收入《鲁迅五年祭》中的论文、杂文诗，都与我们四十多年后才得见面叙旧，重温上海“孤岛”时期的青春年华战斗生涯，有着密切的联系。原来，我在1981年鲁迅诞生100周年时，写过一篇《鲁迅五年祭》（《刀笔集》第一集）的文章，评介了陆风（兴华同志的笔名）写的《鲁迅五年祭——捐起鲁迅留在人间的投枪》，我还把兴华文章中引用巴比塞的话——“重要的是在死后还继续活着”^①作为我那篇文章的题目。我又历举罗田的诗和梅进的木刻等，称誉“这本书虽没有鲁迅先生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但这些用笔和木刻刀‘写’出来的诗

^①此文后收入《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1983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版画，表达了他们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与怀念之情，对制造黑暗的兽类的愤怒与抗击，继承和发挥了鲁迅的战斗精神”。意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后，收到了天津美术学院王麦杆教授的来信，他并嘱他在上海一个小学任教的女儿送来一份宋庆龄名誉主席题签的《麦杆台湾风光画展》纪念册和一本刊登他展品的《人民画报》。麦杆信中谈到了他和堂兄王兴华当年在上海“孤岛”为探求真理、光明，反侵略，争自由，争民主而拿起笔和木刻刀，除了编印《鲁迅五年祭》外，还编有《铁流版画集》、《双十二纪念》等。我们应当感谢党领导人民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使我们能在神交了四十余年之后，于黄浦江边的新上海和美丽的松花江边哈尔滨相聚。黄浦江边的上海人民曾是养育我们成长并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觉悟，走上革命的光明大道；而流经哈尔滨的松花江也是我青年时代常常吟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久已向往的美丽城市。兴华同志的父辈是从山东闯关东，而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国土沦丧的时候流亡上海的，而我这个原籍浙东、久居上海现年70的人，却也是因为父辈生活艰难，远奔关外谋生，在1920年早春诞生于松花江边的吉林。孩提时随父母南返乡间不久父

亲去世，而从浙东乡间来到上海投靠姑母和叔父。也正是“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在少年的心中埋下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我懂事以后漫长的60余年岁月中，再也没有重临过哺育我生长的吉林大地和浩浩的松花江长流。兴华同志在《孤岛集》中曾写到我们青年时代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激情和要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去的土地和重见亲人的决心，深深地引起我70年前喝过松花江水的老年人心底共鸣。半个世纪以后，我终于来到闻名北国的名城哈尔滨，看到了浩浩的松花江水和美丽的太阳岛……我的心情激动无比。我们在神交半个世纪以后的亲切见面，也引起我对北国名城哈尔滨和哈尔滨人民的极大敬意。

二十年代的哈尔滨，是一个交响着强烈革命旋律的北方大都市。十月革命前夕，此地的中东路（满州里—哈尔滨—长海一线就有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活动。哈尔滨成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隐形的堡垒。中国第一位参加第三国际远东局工作的张太雷，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莫斯科的瞿秋白，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者，正是在1920年我出生的年头里，以哈尔滨为驿站走向莫斯科，并在哈尔滨逗留期间传布革命火种；嗣后，邓中夏、周

恩来、苏兆征、王荷波、李立三等等一批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相继在这条“红色丝绸之路”上奔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从北京顺着这个路线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归途在哈尔滨休息期间写下了“学习”、“奋斗”等鼓舞斗志的言词。

我瞻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深为罗登贤、杨靖宇、赵一曼烈士等在哈尔滨坚持对敌斗争的地下工作作出的贡献，艰苦卓绝的革命事迹所感动。“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得天地红”（郭沫若题诗）先烈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人民共和国的春天。

如今的哈尔滨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更为繁荣美丽。兴华同志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的洗礼，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直到四十余年后的今天，他在哈尔滨工作了很久。现在他将《孤岛集》的书稿从哈尔滨寄来他走向革命道路的上海，并要我这个一直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从事文化工作的老友为之作序，不能不引起我上述的种种回忆和思念，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兴华同志让我重温半个世纪前上海“孤岛”时期的青春年华、往昔的战斗岁月，一曲一曲拨动心弦的青春之歌。

《孤岛集》的内容和题材都较广，有纪念鲁

迅的论文，有举起鲁迅式杂文的投枪，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汉奸走狗，充满了仇恨的火焰和力量，也有对“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中的顽固派的反共倒退行径，予以严正的抨击；又以诗歌的形式怀念沦陷了的故乡和亲人。作者 1940 年考入暨南大学历史系读书，他写的运用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勾划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奸佞的嘴脸，也极成功。而作者写的几篇热爱祖国历史和学习马克思哲学的笔记等等，显示了作者多方面的知识和写作修养。对于《孤岛集》中的丰富内容和词章所提供的历史回声，所给予读者的裨益，以及这些文章艰难地被保存下来的风风雨雨经过，都在书中有着生动的描绘，勿庸我多赘言。只是有一点，我还是要向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人说一说，不要忘记兴华同志和王麦杆同志是在 17、8 岁到 20 岁时，踟蹰在上海“孤岛”旧式弄堂房子楼梯边一间不足三尺高的小小阁楼里，在地板作床、行李当桌的艰苦环境下，刻苦学习，挥舞刀笔，常常书写刻画到深夜的产物。

本书，诚如作者自述：“不仅是上海‘孤岛’时期的一首青春之歌，也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的交接，愿以此向现今时代作一汇报。”对于我们这些半个世纪以来，曾经在党的领导，在各种岗位上

努力奋斗过来的老伙伴，回顾青春年华的种种史迹，自然感到十分亲切，于今满目青山夕照明，也希望还能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真诚把自己经历过的战斗生涯和教训，提供给青年朋友以历史的借鉴。

对于现今在红日新月的光辉照耀下，正生发无限臂力于建设新中国的青年人，也愿他们多懂得一些祖国的历史，懂得为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无数先烈洒鲜血抛头颅的壮烈史诗，以及无数先行者所付出的千辛万苦的代价，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好地担负起历史使命振奋民族精神，为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不懈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愿《孤岛集》成为青年们的良伴益友。我也愿从事“孤岛文学”研究的朋友，把它作为一本学术研究的参考用书。

最后，我要借用宋朝爱国大诗人辛弃疾的两句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对我应如是”来表达我对兴华同志的友谊。愿青山常青，绿水长流；青山夕照，互祝珍重。我也要趁写这篇序文之便，谨向为本书的出版作出努力的哈尔滨的朋友们致以同行的问候，还请你们代我这个诞生于松花江边吉林的南方人，向松花江边的英雄城市哈尔滨的人民致以诚挚的敬礼！

1990年3月18日~4月27日

写于黄浦江边的上海

5月4日誉正完竣

写在前面的话

《孤岛集》，是我在半个世纪前战斗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的一些足迹，也是当时与旧社会黑暗势力抗争的一本记录，因为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孤岛”时期，故名《孤岛集》。

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并长驱直入地向南京、武汉及内地进攻，上海的英、美、法租界暂时成了日本人不能进入的“孤岛”。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救亡运动、文化救亡运动继续以各种形式深入开展。

当时我是“孤岛”上的一个穷学生，8岁从山东逃难闯关东，10岁又因“九一八”事变而流亡上海。国难家仇使我痛恨旧社会，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在我14岁的时候，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二·二五”上海学生晋京请愿运动；上海沦为“孤岛”后，又参加了半公开的地下救亡运动，先是参与大中学生抗日救亡和马列主义的启蒙学习，后是以笔做刀枪与各种敌人进行文化战。

在当年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我的家境十分贫困，住在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弄堂

里一间不足三尺高的小阁楼里，在楼梯口爬进爬出的小门上有一副对联写着“摩天高楼高三尺，来往客人当心头”。这里住着我和我的堂弟王麦杆，地板是床，行李是桌，他喜欢漫画和木刻，我喜欢写点文字东西，我们共同挥舞刀笔，常常刻画书写到深夜。报刊界的朋友们也常常爬进这小阁楼里来约稿，有时是我们兄弟二人自写、自画、自编、自己跑发行，《铁流版画集》、《鲁迅五年祭》和《双十二纪念》等几篇投向旧社会的檄文，都是在这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和集子，不仅在上海本地发行，而且还发行到香港。那时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笔下涉及的常常是国家和社会的大事，漫画、木刻、杂文、诗歌的投枪常常指向旧社会的官僚阶层，一只秃笔，一只刻刀，是我们全部抗争的武器。

这些幼年时的稚语，青年时的奋笔，自然还只是些朦胧之作，但那个时代的压榨，逼我动起了笔，特别是上海这个富有革命文化的大摇篮，给予我很大的力量，那里既有许多反动没落的文人，同时也有不少进步的文坛巨子。鲁迅和高尔基的许多作品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于是也模仿他们的文笔，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社会是我学习的大课堂，向旧社会抗争是时代给我出的课题。鲁迅逝世五周年，我写了《鲁迅五年祭》一文，号